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日琮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藝文記十

明

豐城縣新埽記　　楊廉

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以盡用兵之術正以為之隄奇以為之埽而後可以盡治水之術周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鄭氏謂淫乃水淤泥土

助之為厚此其後世之所謂埽乎豐城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隄而已然諸隄以縣治之隄為要縣治之隄以埽為要是埽也横波突出成功最難隄之有埽自宋淳熙間辛帥棄疾始繼此而能留意者惟端平間邑人徐侍郎鹿卿至國朝洪武間何丞昭善載諸縣志可考也自餘皆忽不知務波濤齧及則退而示弱而隄始不勝其任猶用兵無奇終亦折北潰散而已郡守祝侯瀚下車之二年親臨豐城問民疾苦顧縣之隄

岌岌然乃進父老諭之曰此宜隄此宜埽父老曰彼固隄彼固埽侯曰斯言太泥耳令之水勢使辛帥復生亦必別有所處矣父老曰然侯為之經畫纖悉達之鎮巡藩臬咸從其議遂檄節推揚君譽莅其事君旦暮躬眎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不數月而埽成於是邑父老以書來屬為記以垂永久廉謂隄吾縣治而知埽之為急者能幾人哉天順間尚令祝欲於上流安沙導水西行其論甚高而未覩其成成化間黄其簿遂竭力以塞石橋之

決築隄長五十丈近年劉令璲因其傾圮又從而改築其長倍之是一令一簿為有功茲事最鉅者而所就僅若此令侯去辛帥三百餘年而見與之合且不局局於昔人之陳迹其功之卓當與辛帥並矣埽二其一在水口是為石埽其一在敖家壋是為土埽營度於弘治己未之夏訖工於庚申之冬廉聞祝侯欲更埽於普庵堂之下屬歲歉財力殫屈不可為比捐堂食之錢以為費則章貢發而後時矣期於令歲辛酉水昏正而成之不

毫髮及帑藏侯剖決如流率五鼓起視事至漏下二十刻方退寢其勤且敏前此未之見是役也縣令何君洽亦焦勞以相厥成云

白鹿洞五賢祠記

南康府白鹿洞書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則濂溪周子考亭朱子暨勉齋黄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之義何居周子嘗為守於此朱子旣嘗為守而重建書院於此勉齋以下皆嘗講學於此者也葢非有關於書院則不

泛及匪諸儒則固不混施也於乎儒之道大矣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斯其
儒之謂乎二夫子大儒也勉齋以下諸儒也書院之教
其來尚矣所以講明而切劘者儒之道而已三綱五常
吾身之所繫也四端萬善吾心之所統也五經四書作
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吾之辨駁也羣居終日潛心
乎儒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如行者之必期於赴家旦
望瞻仰必以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洞賦

所謂誠明其兩盡敬義其偕立而日加勉焉此外復以直卿諸儒之著述旁搜而博考焉於以反覆而精思之於以勇往而力行之其不至於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報抑豈不足以為勸哉舊祠惟二夫子其推及諸儒則前提學蘇公伯誠加祠額以崇祀而顔體大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賢二公之於書院極有意於興之邵公謂諸生之來遊者曰非罷科舉進取之念無輒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以為來者告

修復瑞州城池記　羅倫

瑞本古筠郡治在鳳山之陽錦水自西南來折而東注界為兩厓漢晉舊有城池世遠圮塞迄今千餘歲守臣漫不加意豈以為非急務耶抑亦有待而然耶正德間羣不逞之徒嘯聚華林予行部至瑞懼其無險可恃迺詢諸故老僉謂遺蹟俱在閱視之果然顧時絀而未及辛未華林兩寇府治其再寇也郡守鄺君璠適以是載履任乃率僚佐督兵拒勦俘斬百餘人賊遂遁去應城

陳公總制戎務檄有司繕理城池君閱故牘且聞予欲修復之乃言曰築城鑿池固今日急務顧所費不貲恐難卒辦若撮土築之因以濬池之塞者費省而功易成請以身任其事執事但攷其成而已予曰允若茲吾事畢矣尚其勗諸君挈高卑度廣狹計丈尺商工程議傭直具楨幹備畚鍤召民趨事登登薨薨百堵胥作於是架以木扉覆以陶瓦塗以白堊既高且固城成而池亦以濬南北兩厓凡二千七百七十六丈有奇周建樓櫓

以備遠望北厓三門曰迎恩曰拱辰曰鍾秀南厓三門曰高明曰朝陽曰靖安唯高明一門仍舊餘皆剏建也通衢委巷咸設門屏謹其扃啟又於鳳山之巔構堂曰碧落宋文山守筠時所作始復其舊馬山之北建一樓曰明遠置鍾籥爲晨昏之警登臨延覽遠近諸山四面環列而郡治中亭臺樓閣烟雲竹樹具在目前皆奇觀也辛未八月舉事壬申夏四月告成形勢險固規模整嚴夫當千餘年隳廢之餘君克舉其墜典籌量經畫公

私弗置民無告勞而厥功丕敘君之猷為賢於人遠矣繼自今墁以磚石益以石梁俾兩厓聯屬為一而金湯之固可歷世永賴也鄜君興學郤晨勸善除惡已具他石茲不復贅云

旌忠祠記　　謝遷

旌忠祠者有司奉上命以祀死忠之臣也正德己卯夏六月十有四日寧藩逆賊宸濠反假宴會集撫按藩臬暨諸司於庭環列兵刃首呼巡撫都御史餘姚孫公燧

詐稱密旨令起兵脅使從逆公正色抗詞折之請見密
旨濠語塞公復矢以天無二日臣無二君之義次問按
察副使冏始許公逵亦毅然曰惟有赤心耳豈從反乎
濠怒令兵校曳出惠民門戕之二公駡不絶口延頸受
刃時方盛陽日慘然無光忽有黒雲蔽其屍竟日父老
奔赴飲泣爲殮於僧舍朝夕哀之濠見黒雲之異亦驚
怖遣人爲市棺而棺已具諸民矣葢逆賊之蓄異謀爲
日已久孫公窺見其萌凡所以預爲之防者靡不用其

至濠務峻剥下以結權倖民不聊生公志在恤民每裁抑之動拂其意許公亦同志濠故知其必不可屈也首肆毒且用以威衆民亦以是哀感之深也既而廵撫南赣都御史王公守仁起義兵討賊濠敗遂伏誅恭遇皇上嗣承大統詔禮官議褒䘏而廵按御史唐龍復疏請廟祀二公奉賜祭葬有加各録廕其子且命立祠饗祀南昌城中舊有土神廟一區父老撤去土神位奉二公祀之號曰全大節祠以時謁禱及奉朝命有司遂修祀

事於兹而浅隘弗稱廵撫都御史陳公琳嘗檄布政使陳策將署按察使曾大有謀改作事未就緒各遷代以去都御史戚公應期繼至廵撫素重風教慨兹祀典宜隆乃檄布政使王藎嚴紘叅政徐讃林庭㭿馮馴叅議陸溥陳墀暨吾弟廸偕按察使丁沂副使周廣諮度之僉謂貢院舊址面俯東湖明爽宏邃足以妥英靈而起瞻仰以復於戚公可其議乃委南昌府同知劉守愚率縣丞彭𪗶董其役經始於嘉靖癸未秋九月迄甲申春

二月而落成矣先是正德壬申瑞州華林寇猖獗按察副使安陸周公憲督兵追勦身先士卒父子俱殞於賊事聞已蒙贈憲按察使謚節愍而未與祀典盛公疏請於朝下禮官議合以死勤事之義特允配享旌忠祠綸音遠降適新祠考成乃奉孫許二公並位南向而以周公配享于左於時布政使陳洪謨始至率僚屬祇薦歲事廟貌崇嚴山川改觀忠魂義槩儼若著存式慰邦人瞻仰之情祠五間前為饗堂又前為中門為外門各設

其二廂廡庖湢及諸供祀之所以間計者凡二十繚以周垣深以丈計者四十有八廣以丈計者二十有七既完旣固瞰湖豎綽楔石為之扁曰旌忠遵聖訓也凡木石工役之費皆出自官帑於民無秋毫之擾經畫調度纖悉畢舉皆盛公所指授也於是盛公暨布政陳公遣使致書屬余紀其成吾弟亦以書來促此固區區之所欽羨而樂道者何敢以衰耄辭

重修九劇陂記　　　　符　遂

自阡陌開井地廢先王疆理之法溝洫川澮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而農之水利敝矣陂塘者所以捄其弊而興其利也是故良有司重之南豐九陂在太平鄉三十六都劇河之下唐開元中縣令游侯創也陂凡九修而成故以九名近代又謂官陂者凡各鄉都有陂皆土人修之而此陂乃藉官府之力故又以官名葢其發源最遠且非一處合衆流淆淵汙蕩至于劇河水中怪石漫列錯置號怒之聲湍急之勢髣髴呂梁其當洪處奔駃尤

甚筏夫舫子束載稻物浮中而下䰟褫膽落必手眼俱到挂篙不爽否則筏舠瓦裂況長保有所載之物乎更二里許即陂所兩涯相距凡三十丈無惑乎其難成也當游侯初創時陂水順決於夏坊至彭坊又逆決於楊家車至羅家圳入圩灌田數千畝其成雖難而其利則溥矣游侯創此良有司哉嗣後傾圮日久田數苦旱國朝弘治間一嘗修之而未就緒嘉靖乙酉春三月祝侯曰水利重事也豈可坐視其廢而不舉議者咸慮工鉅

難成侯笑曰焉有可成於昔而不可成於今邪即稽所費若干金所灌若干田隨田多寡而出費酌事宜立規制委老人李琬募匠伐石百手並作每石長八尺廣視長四之一厚視廣半之縱排而衡聯自東至西排至九十片自下至上壘一十層縱用雙料袤一丈六尺顛視武漸殺用石凡千有八百務為堅久秋八月厥功告成由是陂水悉循故道而曩時苦旱之田復為沃壤矣侯又良有司哉土人若旱於數百年之餘而一旦享茲博

利舉欣欣然有喜色而來告曰願有記竊惟事之創始固難成終亦不易是陂也游侯創於前祝侯修於後昔人謂前有名父後有杜母二侯其吾民之名杜乎雖然一陂之善一政之良也吾聞游侯多技能其為良有司也不止創陂故民至今誦之學宫至今祀之令祝侯才傑識敏德政在人亦不止於修陂異日吾民有不誦之乎學宫有不祀之乎游侯名茂洪字簡之崇仁人祝侯名繼臯字師謨海寧人併記之俾鐫諸石庶後人知是

阨之所以創所以成也

建永豐縣城記　　呂懷

嘉靖辛酉夏兩廣閩浙盜起延蔓東南刼庫藏縱囚獄士民横罹鋒刃廵撫都御史柏泉胡公乃審山川阨塞舊無城池可守之邑疏請而盡城之所屬江右十有三郡凡為城者十九按永豐隷信去城五十里由僊霞而東當浙西戸由盤亭而南為閩之北門萬山聳簇原如長蛇嶺如天塹有一夫當關萬夫不拔之險故其地雖

當兩省之衝達官貴人不由舟車兵旅不入信東南谿山一絶境也我朝正統閩寇葉宗留鄧茂七寇銅塘成化間處泉諸礦賊寇平洋而東南二間道始開時賴都御史韓公雍閔公珪前後奉命蕩平設三省要害七堡關隘士民安堵嘉靖戊申以來倭寇煽亂海濵移禍漸烈漳泉興邵諸寇結納倭奴閩浙張璉林朝儀諸逆寇起廣東禍延江右自湖東三郡以至汀郡嘯聚千里率為盜區是年七月廣東表三叛寇玉山豐玉俱未有城

賊因謀乘機寇豐豐令盧天祐以縣丞許沐統兵次鹿苑主簿陳璉次將軍嶺而士民奮臂赴敵者日衆尋以援兵不至士民解體賊投隙而進執主簿乘勝度嶺擣南關入縣又旬日結砦杉溪分黨與蒐獮山澤鄉廬煨燼士民死者無數時軍門張公按信以巡檢徐松領鄉兵至戰東憔鄭家坊巡檢張錄死之賊取霞坊由古良入上瀘渡汾水入閩夫二關者東南閩浙之咽喉也方今東南之勢如病瘴舍其咽喉不治而曰吾以安恬養

生豈其道哉識者謂胡公城豐與春秋之城虎牢其義一也初公城豐檄下令尹斯君正集民庭下宣諭公德意豐民父老無弗懽噂感泣願為效死就功令尹乃筮日慮事授徒役布財用具餱糧伐磚石以是年八月經始明年八月竣事城周圍九百四十七丈趾廣一丈八尺高一丈六尺加雉堞六尺為門四别為小門二城内周圍為馬道外鑿濠池長與城等約費銀一萬八千餘兩先是公閔民受害蹏蠲夏秋租稅二年至是豐民相

語曰公築城設險以為民也而輸所蠲之半以襄大事
誰曰不可乃準戶籍丁糧多寡為城數丈尺各輸銀有
差益以院司給發邑帑貯而大工之成裕如矣大都
豐民居深山巨谷無種種逐末生計惟是務農力穡故
其性多樸野好義往者建置草昧未定寇至王公時拱
奮兵跨險以追逐於外令尹撫飭長誓布版堞木柵與
城中士民守之効死弗去賊乃亟遁然則繼今以往內
有城郭溝池之固外嚴山林川澤之阻修其什伍備其

器械絶覬覦之私消狂悖之氣此其為東南山海關轄莫大焉安攘之功獨豐民百年之利已哉胡公滁陽人名松字汝茂號柏泉以平寇功成特恩簡召晉陟兵部侍郎云

鉛城義塚記

費寀

義塚者何所以聽窮人之死而無歸者之葬於此也予鉛舊有漏澤園在東關歳久湮滅莫可跡矣嘉靖癸未前令朱君雲溪乃創義塚於北關之鮑家山戊戌冬予

以入覲取道過塜見其地白骨纍纍散滿林谷問之曰此葬地已盡焚之火而有是遺骼也為之惻然思售地以擴之歸而謀諸子懋學懋學應聲曰大人舊有山壤七十二畝在城南名小市里者最便遂聞之新令朱侯松岡侯曰此某之所欲圖而不可得者即聞之郡守南濱趙公慨然檄邑舉行明年春侯擇義士程浩周潮劉瑄正經界定方向計徙甫圜土以繚之溝樹以封之立石以表之綽楔以門之男塜自左而右女塜自右而左

周一列而復窆俾土不壙也各立標紀墓俾後不忘也復下令曰凡居民之貧而死者葬於斯行旅之死而莫歸者葬於斯餘弗得與俾有節制也已乃大書其坊曰鉛城義塚走使徵予識之予曰葬者藏也上古以薪有虞氏以瓦夏以堲商周人以木未有死而不歸之土者也火葬之俗始於釋氏燔人肌膚銷人形骸雖炮烙舂剉之慘莫是過矣人生而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飢則食寒則衣病則藥患難則相扶周防惟恐毀傷寧

忍其死而若是慘乎是故聖王之治天下莫不以養生送死為重務我聖祖開基之初已禁民火葬令上皇帝踐祚之六年又詔天下所司稽覆漏澤園故基皆不忍人之政也為之下者忍不加之意耶令觀侯之是舉可以追古禮之厚可以革餘習之偷可以嗣前修之美可以遵王章恤下之仁可以全予桑梓之念一事而五善備焉欲不識可乎侯名選字士英蓋惇厚慎約君子人也是為記

整飭兵備兼分廵嶺北道題名記　董天錫

國家稽古建官各守其職而不得相侵常制也常制之外復審世勢權宜則許兼職以便行事若今之兵備得兼分廵是已兵非邊境要害不設備近以腹内弗靖亦設焉時使然也西江一省分五道其隷嶺北者惟南贛二府接壤閩廣郴桂多荒山長谷窮民嘯聚為盜時或有之某司每歲廵歷糾察姦弊斷理刑獄而未有兵權倉卒遇患難於調度成化丁未廷議設專官禁禦而督

以都憲大臣上俞其請四境賴以無虞而分巡則仍歲
釐憲使弘治壬子始以兵備兼分巡事歸一而勢易行
上下相安蓋無遺法顧兵憲交代不常而公署未有題
名誠為缺典嘉靖己亥春文峯俞公以憲副莅贛乃請
於前中丞玉泉王公今中丞訒庵吴公搜集前任名氏
自李公轍始至公凡二十人列名樹碑於廳事之左使
前有傳而後可續公之用心厚矣哉君子負經濟之才
而見用於世必廉慎公勤始克有濟然善取諸人亦省

諸內又修治之所當知者前此諸公之政豈無盡善在所當法者乎亦豈無未善在所當戒者乎一覽之餘而取舍兩得是碑之立似亦有益於公而非徒為文具矣公舉正德己丑進士兩任有司三轉風憲皆綽著聲稱屢膺薦剡所謂廉慎公勤皆其素有施之於政無往不宜名位所就豈止於此而已哉庸記以俟

江西改建行都察院記　羅欽順

嘉靖十七年十有二月甲寅望江西改建行都察院成

惟時右副都御史浦南胡公實奉璽書撫臨茲地文武僚屬遂以是日奉迎祭戟奠厥攸居百度一新輿情咸悅於是左布政使夏君邦謨按察使尹君嗣忠都指揮僉事張君與諸同官合謀宜有紀述以垂久遠乃以書來告曰江西會城舊有行都察院三所其一乃正統間所建後為鎮守太監府其一成化間所建遭逆濠之亂而廢其一乃正德末年所建今為巡按御史察院嘉靖初嘗罷撫臣不遣既而復置則前政所居御史奉有成

命矣時鎮守已革因即其府為行院居之爰及今年而
鎮守亦復邦旗等初聞報見公亟請所處公曰府為鎮
守舊物所宜反察院嘗經奏請不可更昔人之所廢者
其必有見無庸復外此將無善地乎僉曰提學之署高
平而顯敞且當藩臬之中將圖改建地無善於此者署
址尚多隙地移其署而置之稍北亦罔弗宜公曰善輿
事以七月十一日為屋凡百餘間左堂右寢堂以聽政
前後皆五間中為川堂其前為儀門亦五間又前為大

門閒殺其二列卒之廡間十六居吏之舍間十三栖卷之舍間七皆附於堂寢以宴息前後亦皆五間中為甬榭庖湢庫廄合十五間皆附於寢其前作亭一區以待賔容大門之内有土神之祠外臨通衢表以綽楔中左右各一三司之暫憩有館凡諸屬吏來俟進止者皆有所庇之廬體勢崇嚴品式具備所用木石瓴甓韋鐵竹葦丹漆之類費金凡二千五百有奇人夫匠作為力凡二萬一千有奇金取諸贖刑之餘力均之里役與卒之

羡者公明無遺照指授規畫動適幾宜故歷日僅百五十有奇遂克臻於完美役鉅而費省功倍而民不勞此則今兹剏造之大凡也願得一言以鐫諸石庶永永有徵先生宜勿拒歛順不敏竊覯公之是舉有三善焉其待物也公其決幾也果其用財也節葢凡爾綸庶務鮮不由此是宜風紀振肅小大歸心嘉績之成如種斯穫其於聖主倚任之重諒無負哉諸君子謀義克諧贊襄有恪胥所以為一方久遠之計協恭之美又於是乎在

皆所宜書公名岳字仲申華亭人浦南其别號也

重修贛州府城記

凡郡邑所治必有城焉所以盛受民物也民居於是守貨圖籍於是乎藏錢穀甲兵於是乎儲衣冠文物於是乎萃關於政體重矣故設險守國聖經明以為訓况乎利害所繫有不止於一郡一邑者其於圖維經久容可不加之意哉贛為郡宅江西上游當五嶺要會其地與閩廣湖湘諸郡邑犬牙相錯萬山盤結地旣嵒險故其

民或不盡馴吏治稍惰輒乘間弄兵所從來遠矣弘治八年朝廷特置都御史一員奉璽書握兵符建行臺於贛以鎮撫之而茲郡遂為重鎮所賜履西起湖之郴桂以接於南安南跨廣之雄韶惠潮東躡閩之汀漳以傅於海凡為道五為府若州九為縣五十八自其三司而下皆聽節制贛城周十有三里國初因前代之舊繕治一新百數十年來隨壞隨葺行臺既建則議者多病其高厚不足非所以重根本也嘉靖癸巳瑣山唐公平侯

實當是任爰采羣議將增築之會移撫山東於是常熟陳公原習來代議以克合登城達觀具得其實蓋薄者十六七卑者十二三且探敵無串樓守望之舍率淺陋而稀闊經畫既定乃令羣工埤薄增卑務令齊一缺者補陋者闢無或不周屬副使郤煉暨知府顧可久董治之選文武吏士之才者通判陳琦程文等分理其緒公時臨視以獎其勤工興於是年季冬至甲午仲冬始畢所用磚石木瓦諸物若干萬若干千皆市以平價人工

計一萬數千率均之募兵費鹽稅白金七千有奇樓櫓飭備陴堞完新廉隅峻整内壯保釐之形勢外聳望走之觀瞻風動萬山之中庇及百城之遠其所感受者既大而為利亦無窮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予是役也於是詩其有合哉公葢深於詩者節儉正直美儷羔羊勞來安集功光鴻雁地利人和於焉兩得之矣某吉産也距贛伊邇實同厥慶故樂記斯役之成俾鐫諸石庶幾來者念成功之

不易相與嗣守之惟謹云

白鷺洲書院記

閬中何侯抑之守吾吉之明年百度一新尤加意學校恒念諸生散處躬勸弗克周乃作書院於城南聚九邑之士之敏於學者食而教之勞來殷勤亦以為散處者勸也間屬某為記欲因以申勸諸生旣以耄荒辭而侯未肯遽釋及令擢總山東鹺政復以書來申前請顧誠耄矣將何以為諸生告以副吾侯之盛心乎蓋嘗讀孟

子書與聞知天事天之訓竊以聖門之學其大要殆不出此二言在聖人則不思不勉而裕如在學者則必仰思聖謨積勤不懈然後可得而至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非真知天者不能為是言也詩云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非嘗從事於事天者其形容文王之德必不能若是其精密也今之學者有能灼見夫天明不離乎出入往來之頃常昭著於人事

之近者乎有能實用亦臨亦保之功一以文王為法而不肯欺於幽暗者乎若天自天我自我判然不相屬而蕩然一無所忌則凡所謂講學者名而已矣吾未見虛名之尚而實德之有成也於戲有志之士其可不思而又思勉而又勉以求造夫知天之域而盡其事天之實乎得之心而裕於身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為正大光明之業此聖門之實學也書院憑髙而宅勝嚴城翼其左通衢亘其右贑江繞其前其隆然盤礴江中者白鷺

洲也宋江文忠公萬里為守時始作書院其上僅三十載輒壞於洪流其後再修再壞竟為荒壤今之所卜蓋所謂用降我凶德者其地舊為府館及僧剎俟皆有以處之僚佐贊其謀監司韙其議為屋大小凡數百楹名雖仍舊而實則新作也其制綽楔前起表以書院之名次為聚秀樓下設關鍵即大門也次為儀門門內有廊中為崇政堂後為適軒為雲章之閣閣與堂皆有夾室儀門外兩序各啟側門左達尊德齋右達集義齋附齋

兩旁是為書室堂齋門閣以間計者各三而深濶不等書室以間計者二百則廣狹如一儀門左右及兩齋之後皆有憩廳閣後隙地則為江文忠公祠為道心堂時雨亭皆因地勢而面南庖湢稍近適軒左右分置基周圍總若干丈其費凡若干金皆取諸公帑之餘罰鍰之入經始於嘉靖甲寅仲夏踰年工乃告完士夫之得於達觀者罔不嘉悅嗟乎侯所望於諸生遠矣將來以其有本之學出為時用誠一志於天下而不為其身圖樹

立偉然足以迓天休而慰民望其有光於吾侯之盛舉也可勝道哉凡有德於斯者皆所宜深念也若夫維持眞理恒如一日以與郡邑之學相爲表裏俾人材日盛風化旁流後之君子未必不以爲分内事無庸贅焉

贛府修復長沙營記

人之生也均禀陰陽之氣而或不能無偏其偏駁之尤甚者冥頑暴悍干紀亂常往往終其身而不變然仁人在上自不忍以其難化而遽絶之是故柔之以德震之

以威曲為之防而豫為之制並生一念有不能一日忘者斯誠御世之宏規長人之達道也眷茲南服若贛若惠若潮若汀漳諸郡衣冠文物與中州等惟是萬山蟠結谿峒深阻其風氣鬱而不暢故其人所禀頗多頑悍之質然非必為惡也不幸時有一二桀黠者出乎其間誅之蠱之驅之脅之乃相與結黨横行以逞其豺狼之毒蔽於利而忘其害其亦可哀也已成化間廟堂深惟至計特遣大臣建臺於贛以鎮撫之正德間復改授督

軍之章兼任撫循之寄德綏威制前後一心其人之草面而歸仁者蓋已十之七八而餘氛猶未殄也廣賊王五蔡子顯等頃復乘間而出剽會昌掠信豐以及於贑至敢敵殺官軍都御史義烏虞公適奉璽書入境申嚴號令擒斬幾盡其夙夜分公之憂以丕慰民望者飭兵副使薛君應登也公於是按盜所由知故長沙營之為要地遂屬薛君往經理之營在會昌之南長河之口南通惠之龍川潮之程鄉饒平東達汀之武平永定乃數

邑之交衢而贛之門戶也宣德間始奉朝命興築宿兵
千人統以叅將後更為守備指揮隄防惟謹歷歳滋久
名存實亡乃仍其舊規甃以堅甓方百有六十丈中建
公館館後作樓與前鼓樓對峙左為營房右以居河口
廵檢司其戍兵分為三番每用指揮及千百戶各一員
統之歳終則代形勢既壯門戶益嚴非惟封内之民獲
寧厥居而四隣亦有攸賴矣曲防豫制其殆無遺筞乎
惟公寛厚而有容闊達而善斷彌綸庶務率懐永圖固

將易暴為良匪徒曰制之而已薛君聞以營事屬記竊喜贛人之受賜也故樂為之書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璥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兹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容寛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

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
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
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絶膏沐避遠嫌
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
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葢於今二十年矣於
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衮
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
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

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
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
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
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歎也
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為人為
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
世衰俗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
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

舅姑壼彛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内必有師傅之教況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宫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内教不修人欲横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令者揭扁髙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

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録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儒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吉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習科第之奮興歳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為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

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虞侯守愚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兹邑初至謁廟退而周覽學宮謂失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為巳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名而諭之聞命躍然即輸白金二百以為助侯大悅亟以書白於提學監司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廷壁周軫督工殿堂齋廡門

庭廨舍泮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於周垣通道治之皆徧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為完整化殘敗為鮮明凡十閲月而落成實歳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鵠等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績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我太祖髙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為第一義葢將俾百千萬世永有頼焉與造化相為無窮者也學校之教大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隨其力之所及

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定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適諸用是惟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列聖相承所以惇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說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

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為學往往脫略章句而注心元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為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而顯摘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汙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

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兼舉方與諭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强立不反有以踵賢躅而應時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績爲可紀也諸君子尚思國家之所以敎益自㤀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盧山記　李夢陽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峯數里至尋真觀

觀今廢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其傍有石刻至元大德閒呂師中刻也並澗路石漸巉齒數里至澗之鎖口羣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湍激石鬬旁有罅人傴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也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至水簾泉水簾泉者俗所謂三疊泉也然路過洞愈險絶行經鳥道石罅閒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

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畧見於王子充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之白鹿洞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朱子嘗游此循嶺而南下至白鶴觀劉混成棲處觀背峰曰丹砂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石盰爛而巍怪鑄處淵潭碧黛激則泙湃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刻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

至玉淵其澗噴湧來至此而穴石懸注聲如迅雷亦天下之壯觀也過此則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棲賢寺西行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卧龍潭則在五乳峯下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磷磷起猶龍朱子常欲結庵潭旁今崖壁有劉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出卧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寺當慶雲峯又西至開先寺有瀑布龍

潭有雙劍鶴鳴香鑪諸峰有讀書臺蕭統李煜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馬尾泉亦瀑布有紫霄峰王羲之嘗寓此洗墨養鵞皆有池寺前里許有温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至靈溪觀觀西爲陶淵明粟里今有橋有吐酒石過北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有鹿子坂面陽山淵明宅與葬處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轉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峰前有侯溪元歐陽

元有記宋黄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亭有錦繡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伐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𢘿御製碑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盖五逾亭乃至寺寺據廬山絶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鼔悉燬於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故稱天池云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屯絮望岷峩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並細小難觀矣僧為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

峰乃東至白鹿昇仙臺高皇帝自製周顛碑高古渾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崖再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寺觀塔東又至太平宫者即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濂溪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峯自蓮花峯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嵩相思澗並五老峰行則至白鹿洞書院此廬山南壯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屛風號奇絶李白詩所云

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

通濟橋記　羅玘

南昌江西會府也途之陸出於京師者由章江以濟登西岸行十里爲遞曰蛟橋西山諸溪巖谷之水會焉水之會溪故大以磯柢之互激翻射不可以舟宜有橋橋圯矣不知幾何時獨其名存且以名遞名其遞橋固宜前有也其曰蛟者南昌澤國也相傳多蛟螭窟其下蛟

所在岸乃善崩又何擇於橋橋圮有由夫亦無庸考其時之近且久也獨惜夫會府之孔道也王事之期程商旅負輓之不獲已者冬而朝涉焉黿豕之不可忍也猶可也夏而潦漲焉死者十八九矣噫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夫以不可一日無之急而曠於不可考之久有志之士固宜有憤然者而卒未見有舉者何也豈真有所謂蛟螭者窟焉皆畏而莫之舉耶將世之因循者多視人之患漠然雖有一舉之者而且莫勝其百咻之者也今

太守祝侯至三年政以次舉遂將破衆論為之新建義官裴顯獨奮曰此民利也不可以勞吾守於是經始於今年秋七月壬子伐木于信伐石於鄱陽之山水船陸車以次畢集及其將事有告者曰是宜以鐵投蛟之居蛟乃避乃瘞鐵於岸之底卧橋其上為空以行水者五高二丈廣殺高之六修視高五倍之上列石楹以凴臨盼者凡若干屋其東偏凡十楹守者室焉憩驂駐節於是乎在東西之道鏇隆實窪坦坦夷夷義井在右綽楔

跨中無籍於官無歛於民以八月甲寅告成於侯侯至喜甚扁而名之曰通濟之橋志孔道也噫當不可考之久狃以莫之舉之習而能於五六旬之近成夫不可一日無之急且為人所宏達之觀而歷夫無窮之遠愜賢守欲有為而未及為之志不知於古人何如也意者世善之裔自與閭左畀歟或伯仲唱和之有助歟余與其仲鴻臚鳳來善鳳來孝友好義聞於人人無媿為宋司直君之後顯亦宜然故有是作鳳來以書丐為記余因

及之

搗石清隱記

搗石顔氏永新大宗以搗石清隱名其堂而走其子璽求記於予者隱君琦也搗石者相傳魯公刺吉時得異石於永新用以搗衣比名為御史石隨而亦以搗徹於禁中元宗取試之無聲也復歸之公聲如初公後四世孫永新令求石所出家焉而搗石之顔始此人以公故也卒不敢蹈且藉豪奪吏不敢舞手以臨盜之過也不

敢窺其門顔故得日以大而蔓延為北郭之宗君北郭之英也予未至其處謁君意永新當衡郴之麓山之虎蹲人立與泉之雪飛雷響貢奇獻媚於穹堂華屋間者四環而集擣衣石卧之地無見也然顔為魯人非茲石也永新烏有顔氏哉石非遭於公手則雖於此日發千砧盡和氏之璞也亦不過與歌姬舞女流轉於富貴之家為玩具耳矧擣衣之麤厲者乎且使茲石也擣於公家有聲若是焉移而擣於禁中亦有聲若是焉則徒充

上方一物而已了無著於公也公之子孫雖令永新會代而歸宜矣又從而家之其得為智乎搗石令雖有顏氏正與編氓等君而以搗石名吾詬之矣惟其喑啞於萬乘而獨見聲於公石亦靈矣哉有若真能别白夫忠臣暗主幾微禍亂之萌與昔之言於晉者類也而特非妖耳然則兹石之祥於顏明也凡天下之顏當知重之矧居永新者乎若君者可謂知所重而不忘世守矣非汩汩於山泉間隱者也清秋月夕魯公有靈其亦來降

斯堂而試聽㨪聲乎宜為之記君之有齒有徳為鄉大賔他善若雨霔也進士王仲信李用獻方日與大夫士言之予可畧也不書

高士亭記　　熊汏

高士亭者北瀝徐君雪窗所建以祠其先孺子者也孺子當漢季衰亂隱居吾豫章城中㨗貞獨善屢辭徵辟乃有南州高士之稱歷吳晉唐宋以來凡吏於茲土者莫不欽慕其風節修宅表墓建祠以致崇重之意若今

東湖之濵所謂高士祠者蓋國初太守許君方所立則
既載諸傳誌而稱聞四方矣北瀝之徐系出孺子元至
正間有號永愚者以文行獲交諸名公卿松雪趙學士
甞大書南州高士後人永愚八字以贈之實雪窗六世
祖也徐族固有孺子祠年久頽廢雪窗慨焉乃於嘉靖
某年別立亭於所居之北凡若干楹中肖孺子像以為
妥靈謁虔之地前有門左右有廡四周鑿池環之而橋
其南以通出入池之阤雜植槐柳外復蔽以周垣波光

樹色日夕相掩映其規制景象蓋將與東湖之亭相埒矣既乃繪圖示予請文以記夫孺子南州一處士耳初無位勢勲勩可以震動當時垂庇後世而顧使人稱思至於今不忘者無亦以其行義風節誠足以廉頑立懦有裨世教而秉彛好德之在人人者固宜有曠百世越千里聞被風聲而其崇仰之誠亦自有不能已者也而況吏於其土得過其聲跡者乎又況生於其族而稱為之後人者乎此雪窗之所以有是舉而於尊祖之仁與

賢之義蓋實兼之矣然表樹既嚴歲事有恪徐之子姓登斯亭也寧不有惕然興感思自力於善以求無忝於其先者是寓崇往勸來之意於其間也巳君名樟字本著雪窗其號也孝友義信之行孚於家推重於鄉黨蓋足稱其為高士後人而徵諸此舉則固非所謂冒飾虛名者矣是為記

永豐縣重修儒學記　　鄒守益

初成化癸卯永豐縣新孔子廟一峯羅文毅公記之以

為尊孔子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學孔子者無異於優孟之學孫叔敖舉失其真其詞侃侃然至今讀之毛髮尚竦也嘉靖癸卯冬益適至永豐雙江聶子豹與鄉大夫士出貲議新學宮時中丞淨峰張公岳主其議柱史槐川魏公謙吉覈其成縣尹魏君夢賢經營締構以臻其績首文廟次明倫堂尊經閣次櫺星門次號舍次名宦鄉賢祠踰年告成林掌教應芳執訊諸生曰願以繼文毅之聲益不敏請繹聖學之真與二三子商之夫

忠信與人同而好學與人異非聖之異於人也學失其真往往出於忠信之外故以訓釋為專門詞華為名家著述為功勳精神愈竭歲月愈邁而進德修業茫無與幾存義之實遂甞然以聖為絶德而弗可學二三子其亦攷於孔門功課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機惻怛非以正行也庸言有未信庸行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純粹故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兢兢業業不自滿假至於相顧慥慥而後快慥

慥者非於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體而已矣二三子反身而驗之庸言果信乎庸行果謹乎不足果勉乎有餘果盡弗盡乎諸君子向道宿方竟何功課其聖門閑偽存誠一大鑪錘乎建學立教所以進學者於聖也駿奔於斯陟降於斯詠歌於斯吾獨可以自棄自小已乎瀧岡金牛山川具在豪傑林立絃歌洋洋盍不敏固宗國也顧與二三子敬圖之

報功祠邢侯配享記

報功祠者報先師陽明王公功也配享者舉三湖邢侯珣以配公而與享之也公以功在宗社教在士類澤在黎庶嘗立祠於濂溪祠嗣政者謂弗虔也徙於郡邑學宫之右益偕同門俞尹大本祗謁遺像議隆報祀會晴江喻中丞蒞虔臺慨然圖纘公之緒修厥廢墜以秩祀典復念贊襄成功邢侯預有勞而祠弗及以詢於士民士民協其議而林郡守功懋贊其決方憲副任覈其實遂列祀名宦而設像以配於公之側伻來徵言山房曰

維公之學與邢侯之政胥司成氏所濡染也其昭明既以信於後益也有慨於中踰三十年矣往歲受學於虔時方勦橫水破桶岡平浰頭郊野樂業商賈四集而成人小子橫經講學歌詩習禮雝雝文物之盛暇日以通家謁三湖於郡齋歷詢親冒矢石規畫章程衆譽歸重焉逆濠之變益復在軍門樟樹誓師西山擣伏豫章復城黃石停舩公扶疾冒暑鞠躬盡瘁攬羣策以戡巨憝而邢侯與松月伍侯赫然為稱首吉兵將北侯麾義勇

陥陣遂斬賊帥以褫逆魄厥績尤偉焉功高謗興羣憎交煽權姦勢閹豕頤封拜將陥公於不測而嗾以焚掠為同事罪聖主御極爵賞始及公而侯竟以叅藩陟左轄致其事公辭爵力爭之至有虛受陞職實畀退閒阻忠義而快讒嫉反不若觀望引避可以安享富貴無衆口之誹誠不忍叨天功掠衆美獨受殊賞以靦顔面聽者為之汗背而竟無所濟未幾而公之爵亦褫矣益嘗告執政曰死忠死孝自是臣子職事豈以賞不賞為加

損而國家礪世磨鈍亦使乘風雲附竹帛賞延於世以為鼓舞之具試評江西功次何似安化而賞罰黷闇豪傑疑沮畀時南征壯伐奚以為軍旅法程此事自關國體非一二家恩澤計執事善其言而未改豈待時而發耶肆兹中丞闡幽振鬱順物情以勸有功而監司至於郡守縣令敦古舉義應若桴響充是操也秉鈞軸斡化機別淑慝樹風聲罔俾黷闇疑沮以蔽懿德將式克前休叙欽成烈以聞於無窮其兆是權輿矣益不敏尚執

筆以俟

臨川縣改遷儒學記

臨川在撫州附郭以縣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圮漏不葺適寶應以廢寺入官㩀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產改作有贏而上橋寺僧覬其利賂以貨賄潛以請託而為之力者復煽以浮言凡三改而三沮夫闢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徙敝學以入廢址而財力弗擾於民於政體至易也迺至於十年弗克就噫其異哉督學

事少湖徐公階奮曰古之人當世主尊尚異端猶倡為
盧其居之説矧草寺汰僧德音屢下而因循若斯誰執
其咎中丞浦南胡公岳燭群姦以決正議而署郡事通
判王侯暄夙夜綜畫之經始於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
以成告維門將將維堂噲噲維廟翼翼維閣崇崇維齋
舍穆穆縉紳耆耋改觀易聽咸以為天厭浮屠氏之汙
而將起文明之運也亦惟休哉吾友明水陳子九川致
少湖子之命命饒生庭祥許生源以徵言於南都曰記

有之凡學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辨是諸士之憂也願聞所以詔之嗟乎士之尚志在孟氏有成訓矣良知良能上帝所降恒性必善猶水必下本非逆也孩提知愛及長知敬達之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阻也然而學術日僻德業日圮恒貿貿焉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沮乎剽經獵史琢句組章徼冒禄位耀身肥家其於貨賄類也間有強其陋矣以纂述為勛業以億中為實際假借舊聞依憑傳言其於請

託類也間有察其非矣與同驅於流俗毀譽牽於時好前瞻後盼且進且郤其於浮言類也二三子其亦思自奮自燭自綜畫以求日躋於休哉今夫浮屠氏之學固亦不染聲利不縈聞見不怵利害翛然自以為明心矣而外人倫遺事物畢竟非天然自有之中而不免於自私自利故象山子接孟氏之傳直以公私為千古儒釋斷案夫非諸生之鄉先哲乎草廬子嘗記斯學矣曰洗濯舊染以涉聖涯與學宮俱新俾臨川為洙泗夫非諸

生之夙訓言乎出入於斯陟降於斯駿奔於斯藏修詠歌於斯肅然惕然須臾勿離庸德庸言慥慥相顧俾仁義之良充諸身徵諸邦家準諸四海垂諸百世庶幾無忤爾訓言無玷爾先哲無負爾良師良牧否則浮屠氏且反脣而哂之矣吁其蚤辨之哉是役也清戎傅公鳳翱首發贖罰三百金以相其成督學張公時徹協之郡守陸侯堂卜期鳩工而沮嗣是分巡趙公葉杖僧而籍其産郡守項侯喬撤廢像以請而復沮嗣是少湖公躬

詣相度闢永豐倉空地佐之廵按陳公衮充之郡守丘
侯其仁力承之為流謗所中而三沮於法當牽聯得記
其沮者以隱弗書

宗藩義田記

白鹿洞於四書院尤顯南唐時給田以贍生徒考亭請
額給書置田於谷源卧龍莊嗣是名卿碩流宣教敦俗
四百餘年嵗拓代增計星子都昌建昌新建四邑凡二
千三百餘畝而宗藩未有入者嘉靖乙卯秋饒藩永豐

王朱厚爊以所置都昌柳氏田聚訟租額輸田於白鹿洞凡二百九十二畝歲入紫陽倉租穀計四百三十二石以養俊髦而杜爭怨當道議追償價確辭弗受於是分廵李一瀚以達於陳中丞洙吳柱史遵嘉其義行有司大書報國養賢四字以旌之而王判府思敬覈田畝佃甲塡圖制籍仍鐫石以垂永久遣伻徵言於洞守益受而讀之歎曰是舉也昭三善焉高皇帝表正萬邦復二帝三王綱常曁列聖熙熙嘉靖我萬邦天錫純嘏本

支百世率履繩蹈矩輕利而競義見豊芑貽謀之臧焉
藩封世祿徼福佛老捐厚貲重寶而弗靳茲獨隆儒重
道誓守初志以靜言庸違為恥見好善擇術之端焉當
道之始也追租給償據法袪奸而終也旌淑樹風衆寶
貽久見敷政崇敏之周焉是可以詔來學矣二三子發
軔之始敬事後食於三善可以無負尚有光於先哲其
田畝佃甲勒諸碑陰
永豐六一書院記

六一橋在永豐縣治西百五十步以文忠公名文信國過縣書三大字懸諸楣其後好義者於橋置店一十二間建石橋菴於側以塑公像而召僧收租守之僧徒日繁改菴為寺而公之嫡派遠居於頴遂無復奉烝嘗者嘉靖初年雙江聶子豹以柱史按頴求公裔孫歐陽雲給文回籍為之授田置室督學少湖徐公助其義取橋店租給雲以供春秋之祀而寺尚屬諸僧僧徒混雜市井不遵清規為諸庠生所呈撫按符縣覈實歸僧於龍

廻寺而以寺址入官衆牒文伸當道靡適從而僧乘隙以復業為訟龍田張子言自臨桂蒞邑博咨父老窮稽故實慨曰寺之興也肇於六一橋寺之廢也改為六一祠兹非天造乎維六一公泰山北斗推諸昌黎垂紳正笏班諸韓富而百世之後翕然以從祀孔孟廟庭公之恒言曰死而有祠四世之間死而不朽百世之傳兹非自況乎請得改寺為書院奉安歐文忠公木主率諸生歲時俎豆之如中丞淨峰張公檄用以崇先哲風來學

而一埽爭佃謀復之病柱史白湖胡公韙其策命估議
修葺期成壯觀議上而柱史紀山曹公欣然報可督以
終事適龍田子以風憲徵迺遴能僝工而亟甃石以來
徵言雙江子復以告曰顧有述以啟我邦人益也嘗稽
諸方策矣公生於綿孤於泰從叔父於隨瀧岡歸葬時
僅五齡歷四十餘年始以參大政祔鄭夫人於崇公之
墓未幾入朝以老於潁竟未及再至今距熙寧壬子五
百有餘年矣而鄉之大夫士眷然若子弟之慕父兄分

符以菈爾然起敬若弟子之於師此非今世之所希將
安能賾百世而相感耶敷求典刑明若觀火孜祥元吉
悠悠我思其有能孤童自奮晝荻學字借韓文敗簏中
慨然思並駕乎其有能力扶正類排斥憸人吏陵滁州
屢挫而不撓乎其有能館閣春帖舉筆不忘規諫以稱
真侍從乎其有能郤柿木太平之文以抑祥瑞而戒侈
心乎其有能疏拒羨餘防剖削而杜利門乎其有能矜
恤脇從活二千餘命於片言閒乎其有能訓兒姪以守

膺任勞至臨難死節亦是榮事乎其有能未及引年懇疏求退以全晚節而恥食其言乎駿奔詠歌懿德炳炳孰無儆規孰無磨濯繼自令通令學古濟時行道犯顏敢諫瞿然不肯作嘉祐慶歷以下人物茲龍田子與雙江子所望於邦之耄俊也凡我成人小子舉敬圖之以無負鼓舞之典抑六一之義公所自命也外不怵於主組内不勞於憂慮而逌然以五物者自老雖響九奏於洞庭閱大戰於涿鹿不足以踰其樂其於世網俗纇奚

啇枋鷃之視雲鵬哉然而猶有所待也試使書籍不展金石不集捐琴屏棋却酒而游於物之初公亦樂之乎古之人戒慎恐懼以建中和之極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過化存神與貞觀貞明同運而並照乃為浩浩淵淵焉有所倚之學惜也予生晚不及就公而質之敬書以質尚友於公者

鳳林浮橋記

鳳林橋在邑之北郊西受瀘水東注於螺川暴雨時至

奔放兩涯南北行者望洋無所歸操艇者射利其間時或漂溺以食魚鼈畀時邑令餞分宜令從者舟覆中流號呼求活兩令惋恨竟弗能措手聞者惻然無不悲之正德辛巳冬守益謀於先大夫之友劉君祚曰自宋以來橋幾廢興矣石之費可千金舟之費可五百金顧安所得金乎君謀於其友姚珙珙曰石雲僧本傳顏氏子年少而堅忍可使募之予曰可乎予嘗惡佛氏誘民膏脂傳之泥土甚至納諸烈火之中茲舉也畀其常是吾

儒惻隱之教也迺請於俞尹夔出贖金以倡之邦之庶士庶民各以其力助焉遂市石以甓兩涯市木為二十三舟市鐵為鎖以魚貫之闢通衢而屬諸北門凡用金二百二十五兩有奇越嘉靖癸未春以訖役告其財寡故物力薄其權微故歲月淹然本傳之力則已竭矣時予方壯上京師諾記之而未就也及來廣德本傳不遠千里冒感暑以申前請曰橋之不廢繄斯文是賴君既始之亦宜終之嗚呼予何愛一言以病吾邦人乎聞之

父師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充之則尊利以利天下而天下之廣視如一家不善充之則壅利以自封而一家之近且視如秦越古之君子充其不忍人之心以布於庶政宅有桑田有疆鄉有塾庠川有梁澤有障若一家之耕織詩書門巷道路一事不底於績則戚然弗快於其心故以言乎其至誠惻怛溥博淵泉而不以私欲姦之是之謂天德以言乎其法式詳明匹夫匹婦期於各獲其所是之謂王政橋梁雖微王政所必先焉夫分

符以牧其土者將非民之父母乎比屋以食其土者將非其兄弟族黨乎父母之於子也其有坐視其墊厄而莫知省者乎兄弟族黨之相睦也其有不同其好惡而獨享其利者乎利之行於世若泉之行於地也道利以利天下是決汝漢排淮泗潤及萬物而不竭壅利以自封則隄涇潦而激之其潰也必且傷人為仁則慶為富則殃千古簡冊炳炳可覆也繼自今惟良師帥充不忍之心以保赤子邦之父兄子弟充不忍之心以廣出入

守望之愛上下相親貧富相恤大小相扶持體信而達順大同之道也一橋之費其忍使廢而弗興乎故為之記以告來者

湘東營房記　　　袁一唯

袁治居楚之盡地踞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止吾鍾山之險甲于吳楚灊水磷峋峻石五里而入昌山昌山磷峋尤甚兩巖之間嶺高而壁峻徑纔容趾百人守險千人莫踰即有不測度不能渡昌山而入也萍介

兩省當滇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于其間也插嶺雖雄無江塹足恃在吾袁猶外藩耳湘東背山面水居民繁茂沿流置堡據河而守之是誠與昌山之險可並峙為吾袁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袁每歲聞警必親至插嶺修鎮督兵其為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湘東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蓋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怡堂宴笑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

慶也萍之接楚境也計醴陵至插嶺不逾半晌萬一插嶺不及禦而四十里至湘東有備可以無虞此則倣九邊重關之至意小用之一郡者也昔髙皇帝於袁置衛武職繁森非袁多故惟接滇南楚蜀之衝是故以袁為塞邑使變不至於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越之有袁小大異耳夫以天下為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一郡為家者賢刺史之職也而控喉窒戸曽不得越虞而號是將以湘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庥然南贑必

設重軍而袁僅制衛者自陸口入袁亦流逆而河髙僻
險而舟楫艱此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可以營
房安袁而非迂也或曰兵未及境勞民動衆奈何令東
西諸路多請新立司道以備寇至久矣世廟時李大鑾
寇萬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哨雖備後虞
實懲前禍與其設于有事之後不若立于無事之先豈
非聖人之所為除戎器戒不虞者乎祗慮法久則敝兵
冒于食伍虚其人非甚有故無所用之因而議首事者

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禁犬矧其在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襲常章變未嘗忘備則惟斯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于斯有焉

重修瑞州南城記

吳山

瑞城據錦水兩厓在南曰南城在北曰北城南城久廢而修復之可謂難矣按圖志舊城皆甓毀於宋元者再

我明一統海内乂安百五十年至正德間盜起華林兩犯府治郡守鄺公璠亟謀扞衛乃累土為垣架木覆瓦事載沈繇議記中雖稱費省易成然歷嵗未幾木朽瓦裂日就圮壞繼之者惟北城是重易以甎石南則寖久寖墮所存僅四門耳頃以倭夷報警天下郡縣多築城嘉靖庚申廵撫都御史何公遷按瑞閲視乃語分守參政曹君忭分廵僉事何君大章曰瑞之北城大而南之市倍北可無城乎其議修築之或謂時詘舉嬴姑增高

北城公尤以南為急議始協於時郡守韓公面承而身任之經晝周詳復白於廵按御史鄭君本立叚君顧言咸如議乃諏日命匠陶甓伐石以是年夏六月二十四日始事予時在朝公具書余覽之喜甚曰此筠之福山之願也亟復書併以賜金五百助費比余罷歸見其規模次第業已就半會有廣寇侵吉及臨民洶奔避恨城之弗早完也寇去續集工將潰於成居此者忽動浮言公遲之余曰三面旣城此復缺與無城同公乃斷然親

詣尋入覲擢四川提學副使壬戌秋方公代至政先仁恕顧謂此不足難也爰稽故牘知費多虛冒工多詭慢乃悉覈之節約劑量惟公惟明匪疚匪棘及四十三年冬十月二十日告成費出撫按贖金若干兩餘皆府及三屬縣帑藏積貯與士民之樂助者共一萬七千四百兩有奇士民歡慶咸造余請曰是役也勞費甚大非韓公罔善厥始非方公罔成厥終惟二公先後一心為吾筠建茲偉績永有攸賴不可以無紀也余家在南幸觀

厥成故不辭而樂為記俾刻之石後之人享有安寧之樂知今日之難其無忘二公之功哉韓公名子充浙江慈谿人方公名邦慶南直婺源人

南昌府儒學記　　魏良弼

南昌府學會秀儲英植材陶器其來已非一日而士之居是學者景行先哲追蹤遺矩所以學為士為賢為聖求所以盡為人之道者雖未必人人盡同而可法於後來者寧少哉古今題刻炳若前日可稽也今士入學即

令展謁先師然後登堂明倫立標定趨亦以聖人人倫之至望之耳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國初創造府州縣建學養士彰勸飭惰殿幽陟明悉責成於守令提調故士稱弟子貟者視守令猶父母也不曰作之君作之師哉是故文翁化蜀風同鄒魯伏恭令杭遂成伏學武城絃歌流風可想古今猶一揆也故多收作人之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以哉厥後吏代靡常提調未稱遂謂守令難以責成正統間乃設督學官於

按察總領之守令提調之責遂有所諉而教亦不專矣夫道有否泰政有隆替待其人而後行也令不曰人非而曰官弊何異因噎廢食耶督學今有專勑故責成守令者視國初少異而士之宗提調亦視督學為少遜也夫士既視守令為父母即視督學猶高曾也令士不授教於提調而惟督學是宗是猶宗子舍祖禰而宗高曾原本雖同其如地遠而分不親愛博而情不專何如古以鄉三物教萬民即令守令之職按察明刑以弼教猶

古糾以八刑之官令制三歲賔興猶古也未聞專以三
物廸士亦未聞糾以八刑名同而實異守令之責分先
王之風微矣學大修於弘治戊子繼是修者屢見宫牆
外隘巷一道竟未有為展拓計也三易壬子於今矣兹
幸三溪饒公來守是邦德以道民儒以飭吏門無通介
守不爽節蓋欲起文伏之風於千古流休聲於無窮也
責固嬿於安諉事每忌於自專故令多士引發而鳴諸
當道自待風亦厚矣惟時若都御史翁公御史蕭公咸

是公議遂以公地易民居得地東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設屏樹坊宫墻廟貌煥然一新道逺勢雄目豁心泰自開國以來所未備也今備於公手仍以壬子紀年寧非一大數耶公名相廣東大埔人乙未進士

清忠祠記　周用

贛之祠趙清獻文信國以二公嘗知是郡故也嘉靖八年予奉命視師南贛諸郡閒謁二公祠祠在郡門之西予謂其官屬曰二公生而仕於此南向以臨民没而祠

之以東向於義則未安棲公之神復不於堂而於寢於禮則未協盍圖之明年而改祠正位予曰祠其人旣諜於禮而不悖則宜著其治行勤勞者以附公於祭法人之言曰清獻之清信國之忠古今之所謂清與忠者也則亦不可幾而及也是則然矣贛之為郡自漢至於今千幾百年郡之有長自晉太康以後其事業顛末不可考見與僅存名氏而未有稱述葢亦多矣其間風槩氣節差可比擬者可直謂之無人哉夫臣之事君不易其

介之謂清不有其身之謂忠二者非性成則必遷非勇克則無所於終此二公之所以不可及者人之秉彛好是懿德則不獨二公為然矣故嘗求之二公其言曰晝之所為夜必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其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又曰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故清獻再知蜀郡不作神蓋爾於天子動容稱歎力爭新法而終於補外信國蒙大難而囚於燕市足不履所居樓下地者三年其篤信力行類如此

是故不以辱加寵不以退榮進不以利妨義不以死易生志遂於當時烈垂於後世光明俊偉立乎萬物之表使人咨嗟嘆息以為不可及此豈偶然而得之者哉夫君子於時有遇不遇故於事有幸不幸時與事不在我者也在我者處之得其道焉耳即使二公不遇於宋終身一介之夫與遇於宋而與六卿百執事雍容周旋行其所無事其能使之泯然無所成就而與衆人等哉予既懼夫人之不肯篤信力行而徒諉於所遇之幸不幸

而卒無以善其道又深懼夫人之處於幸不幸之間顧望中立而無以自振也故因二公僭為是說以詒自今之吏於贛者知所尊信俾贛之人世蒙其休澤以永其思焉

撫州府新創三賢祠記　湛若水

撫州三賢祠者太守曾君汝檀所創也經始於是歲閏月之朔凡九閱月而告成祠為堂室者三而為大門者一示異入而同趨也撫之士人咸欣欣以來樂觀厥成

太守伻來請紀其事且以詔撫之人士焉甘泉子曰予何言哉在言乎哉在諸君諸士之心已爾夫聖人之學心學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此知道之言也何以謂人為天地之心人物渾然同天地之氣氣之精靈者即心心之生理即性惟是一心一性非有别心别性故天地人物之氣之心之性一也如彼脂燈之火石中之火水中之火之光大者如日月之光非有别光也乃其精靈者之光也是故性者心之生理也故天地不能不生人

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或問道可傳乎白沙先生曰可自得不可傳張子曰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語性其幾矣是氣是心是性宇宙内渾然大家一物不能分以自私不能舉以與人無有同異無有彼此不待堯而存不隨桀而亡何傳之云所可傳者法爾開心知見之法爾開其蔽之者之法爾今撫州太守存心政教既行鄉約爰祠三賢此心也巡撫汪公巡按李公沈公皆可之此心也督學蘇公可之此心也其僚協贊之此心也

人士樂觀之同此心也撫之三賢陸象山吳草廬吳康齋之學此心也象山先生立其大者深明宇宙性分之一契道體矣契此心也草廬先生博通羣經猶云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明幾微矣明此心也康齋先生收斂沉潛過而自訟啓勿忘勿助之機見鳶飛魚躍之妙見此心也或曰敢問三賢之學安所似曰象山之學直詣高遠似曾點草廬之學測識超脫似子貢康齋之學確實謹嚴似曾子故一峰羅子曰康齋而有白

沙功豈小哉曾點子貢曾子象山草廬康齋白沙諸賢同此天地之心也不能外天地之氣之性也故曰一也何有同異何有彼此人所造淺深異爾曰道莫大乎出處敢問三賢之出處安所似曰象山之出處似柳下惠不卑小官必以其道草廬之出處似伊尹故治亂皆進五就湯桀康齋之出處似伯夷故不屑就已望望然而去之然而易地皆然矣夫三賢皆天地之心也皆為天地立心者也吾故敢叙心學之説以復太守記於石以

與是邦及四方學士商焉

胡中丞柏泉生祠記　　金達

饒之安仁舊稱上縣西南去治四十里曰鄧埠者四通之墟也距東鄉貴溪金谿各五十里高岡四塞嶮峻阻絶且林深箐密可為淵藪於是不逞者嘯聚出沒於其間垂三十年嘉靖乙巳撫臣議請添設捕盜通判一員分饒撫兵壯若干名坐以鎮之然往往抱窮寇勿追之虞用亂繩緩治之策故其勢日以滋蔓又莫有能奮長

策而制其命者歲辛酉贛州洞蠻及閩廣叛寇相繼突至殘破各城邑殺戮憲臣裨將中外騷擾於是鄧埠賊酋徐耿六張欿四等乘間造攻號稱先鋒立十三大寨揚旗四指大肆焚掠且移報東鄉圖入城邑蓋其意實欲北攻安仁以引廣信來寇絶浙直援餉南據上清金谿引建撫之寇以西窺臨江計必行勢必合其為江右患不淺假以歲月則將為張璉饒平之變安仁首當屠殘矣秋八月柏泉胡公以浙之右轄轉江省提督府大

帥入所統界輒勤咨諏知鄧埠不戢患難支也由紫雲驛舟行六七里至炭埠命千戸某提兵數千授以密計入鄧埠出其不意即渠魁殲之由是威聲震𤁋勢成破竹故按節撫建而閩廣之寇授首移麾吉袁而峒蠻之叛以服再用師何家渡而粤兵之為叛者勦滅無遺葢以腹心患除而勾引勢孤兵屢試而不挫者皆由殲滅鄧埠之寇為之張本耳料敵制勝算無遺策公之功偉哉公又以安仁為全省要地地瘠狹而驛煩衝民已疲

瘵不堪勞役發帑金數千以為築城之資在賊酋雖誅而其從猶多也乃行守望親兵之法十家一牌統於鄰長百家一都統於村長積至三四百家則統於黨正副黨正副以士大夫及齊民有德行者為之因其户數而稽其出入備以器械而教之擊刺行未朞月民知向方有遺孽不即功者黨正副得以公法而漸去之自是四郊怗然幹止俱寧君子以為有寓兵於農之制癸亥夏公補夏官少卿行安之士民相與謀曰自公未至吾安

仁與近剝膚惴惴焉朝不謀夕公茲之來不增兵不減
賦不徵調芟我數十年之巨寇得安堵以居此其德在
安仁將千百世莫之泯也不以祠祭其何報公於是樹
懷德碑於學宮幷立生祠尸祝之公名松字汝茂柏泉
其別號也直隷滁州人

南巖文公祠記　　　　　汪　偉

安信爲閩之門户文公遊仕四方必道出焉故信之山
水最爲所賞愛至今深山窮谷雖土人亦罕至而往往

有公遺墨焉湖以講道特顯南巖去郡治絶溪而南十里許公蓋嘗至焉景泰癸酉郡守四明姚侯堂得寺僧口識公五言詩一律又得公詠一滴泉詩一聯于郡學李訓導姚守謹録而傳之二詩舊書於法堂之壁壁圯隷逸不存非姚侯之好事則墜地久矣成化庚子後守錫山談侯綱肖公像於巖間欲修祀事而未遑也嘉靖五年春巡按監察御史秦公亦四明人以瓜代弭節於郡偕倅守巡少叅張公懷僉憲鍾公雲端遊南巖拜文

公像賦詩二章以致嚮往因語署郡事同知葉君逢陽曰像而弗祀非褒歟對曰有司之過也乃議復其事雜徭民兵一人以顧役之貲充春秋牲醴費有餘以飾祠宇廡事易集而可久泰公曰俾議是也葉君遂來請曰願文其事於石以示後俾勿壞予曰文公於吾人之功誠罔極也然不備觀羣言之賾無以知公之為勤不精思而力踐之無以知公之為功膚學小生喜立意見未嘗盡讀公之書而遽疑焉而遽譏評焉斯道何由而明

哉偉觀諸君子于先哲過化之地顧其泉石草木若名公之棠思封植之得其一字一句若伏生之書思表章之可謂篤信善學者矣其於風教之助豈小補哉偉所以累嘆息欣忭而不能已也敬書其始末以諗來者秦公名鉞字懋功起家進士為御史風裁凜然出按江右務持大體不尚武猛苛察而下益畏所至以訪民隱求賢才為急人服其得體葉君字子大文公鄉人由進士歷縣令有聲攝廣信同知稱敏云

褒忠祠記

歐陽鐸

臨江城之北門故有廟祀陳知軍元桂以知縣趙孟濟配報死事也按志元桂字華甫撫州臨川縣人進士歷官太府寺簿宋開慶已未元兵入潭鄂出知臨江軍時未有城籍民柵木以守制置使徐敏子軍金鳳洲觀望不進元兵薄北門桂力不支脇之降不屈與清江知縣趙孟濟俱死之事聞贈桂天章閣待制謚正節賜葬錢二十萬官其二子得立廟死所景定庚申廟成賜額褒

忠北門蓋其遺址也姓訛謚逸易為溪祠不知何自起而莫有正之者正德壬申李君夢陽視學至郡因諸生請始檄知縣楊麟黜鬼像立二公木主增飾規制以復厥舊又十有七年於玆廟日頹圮不治知府錢君公良顧瞻歎息加葺理焉弗侈弗損惟以可久余適道郡下與公良追論其事曰嗟乎北門之禍徐實為之也夫阨賊於藩其守在堂阨賊於門其禍在室元兵逾袁蓋已無臨矣擁兵自逸致賊於門而使賢者徒以其身當之

不幸而不勝以至於死謂非其殺之也可乎哉封州之貶宋於是乎失刑矣予奪廢置並行而不倚如持衡然夫然後可以立國贈官易名賜葬任子立之廟祀報忠之典亦宜矣而無救於宋之亡由刑失而愛死者相視也人臣之義太上無所為其次勸而善其次懲而善是故守為義則避者赧死為榮則生者辱事有相形者也而或易之苟避而誅則莫敢弗守矣苟生而誅則莫敢弗死矣雖然吾豈敢以是概賢者哉褒忠之舉夫亦以

為世勸也由乎其類尚德者悼尚愛者思而耳目所及孰為廟近乃令傾圮相望冒淫祠之弗埒悲夫嘗思之俗尚鬼而輕施輕施故興作時官尚法而重費重費則不免因陋就簡而況異代之事非法所急者耶公良治郡節用愛人視利如涗乃城峽江新府署工鉅費廣不自為嫌吾問諸士民士民若罔聞知蓋亦自求諸心爾斯廟之修神其以為厲乎知言者亦必諒余之非佞也

泰和縣補虛查隱記

語云興事孰與省事此言煩擾病民也然河海潤下載
自疏鑿并泥而弗甃厥亦弗食是故省事莫如除病病
除則利興夫然後能與民相安國家以六事察守令而
賦役病民為急吾邑若尤有甚焉者嘉靖壬辰令鈌攝
承者奉新條均糧班役以利民也而人情謷謷豈惟曰
慮始之難踰年冊成陳侯梅甫至愬者殆千百數佚稽
冊籍攷其出入葢失額者幾五千石嘆曰均糧乃至是
耶久之得最要者六一曰無撒之弊二曰虛懸之弊三

曰交徵之弊四曰揞餘之弊五曰私補之弊六曰影射之弊始於里書而權於總算乃集十九人者面詰其故諭以法比寬假戀策而與之期此十九人者所謂縣總者也皆寒心首服於是勾其私識以參官籍使亭老監之各歸其虛凡百五十日而冊具慮其或謬也歲閏二月致邑人而質焉參伍檢考咸誦言曰厲在總然歲月遠不欲浚求則取諸新墾而易者補之亦惟其自占不取盈焉凡得欺隱米以官計者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

奇以民計者三千七百五十石有奇得補虛米以民計者六十五石有奇以稅計者二石有奇侯念非公直有籍人監之又將交私兆弊訪於衆以屬義民郭元暢竟事無愆乃告成於撫按藩臬若府咸嘉其勞績侯慮去而無證遠而弊生撮其凡目名曰補虛查隱冊付諸梓與戶符相表裏於是山谷之民不至邑而周知其數據實徵輸免於浮噬豈非人民之利哉或言總認米則是稱地則衡覺余曰譬諸盜諸所盜物具在主名不必皆是

要非誣諸分物而充者或又言宜隨戶而歸曰此由不得其戶者俟姑數而責之亦將有待也嗟乎茲事也縣大夫昔屢有問者而竟無成甚矣積病之難除也余不與公家事邇緣家人執里役能言其利而鄉族昔不便今稱便者固非反覆亂常之民既以謝侯亦冀後之君子終厥美焉

台山古堰記　周志偉

密陂故在靖安安義兩邑之界其源一出靖安潦源箬

源濂源一出安義株源皎源合流南行過遶田至台山始入吾邑西境又東行過台山分為兩溪又分為南北五圳至縣東合流入湖不知何時於台山之南決為溪直趨大湖地勢中低横奔汎溢東行溪圳往往斷流湮塞先年邑民歲約一人為長率領子弟負畚草修築決口歲以為常水得東流旱乾有備因稱沃壤立縣以來民多逐末往往修築不時一遇亢旱束手無策甲辰旱乙巳又旱邑乃大饑志偉歸自蜀中因與李侯問及玆

事侯憤然曰此吾志也次日躬自相視以陂當諸源之會而修築止於櫓土宜隨築隨決遂議鳩匠易石為經久圖乃檄吳君專理其事又擇有鄉望者分理之不踰月告成功以石砌者長九十丈濶五丈疏圳五路灌田六百餘頃是時秋杪至冬無雨而水之分流於東曰汪汪瀦蓄侯又導入縣諸渠於是農懽於野旅頌於途商歌於市而垂白之老咸涕泣語曰六七十年未曾見此蓋樂侯成之速而又悲侯來之暮相與走余乞言為記

陽山子曰余讀漢循吏傳見當時諸吏往往留意於桑柘溝洫之間未嘗不嘆其為治有本今之名能吏者大都期會簿書而已故民於其來也䰟䰟然於其去也漠漠然侯治吾邑至誠存心愷惻為政至水利尤加意必欲遺民千百載之計侯非古之人哉侯非古之人哉侯姓李名恒敷雲南大理人吴君名澧福建莆田人

東鄉縣城記　　洪範

東鄉舊為臨川之封域距治邑特遠數舍先是歲饑禁

疏犁鋤冥頑斬木揭竿風起為厲一時司牧瞠目束手
咸莫為戢卒至移兵禽獮草薙而後山藪流移始獲安
堵總制都憲陳公金暨諸藩臬重臣咸議增邑於臨之
東鄉而益以進賢金谿餘干安仁之分地邑設官聯民
治一新副使胡公世寧來奠茲土謂禦暴保民宜增城
守因築孝岡為東鄉邑治越數稔副使范公輅復勤保
釐按視城日就圮圯以奠民遂下令重修築伐石陶甓
費資出公因時齊力子來庶民若分財用平版幹稱畚

築程土物議遠邇具餱糧罔不盡心越數月城葢翼然屹然視舊增固邑之士民既頌而感咸謂二公之功誠項背相望其遺澤雖世世不忘而擬峴之碑不可無記知予荒陋猶堪秉筆夫春秋凡城創始完舊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務也江南諸邑舊多無城近增築者備盜也盜起於民而原於上繁刑急斂實為之招況教本化原俗吏久不之講欲民之無盜難矣盜起而滋熾雖金湯不足恃此又民牧大小所宜知也范公前為御

史按江右若預折強藩擊叛閹風節竒偉為海内敬慕予辱知舊深其大行遠到諒有餘地而豐功茂烈宜銘鼎彛予雖偃蹇誠切私望城此一節未足為公書也第邑人德公之誠不可虛辱知縣鄭溥將命惟謹賢勞足徵縣丞楊巘義官楊希震咸以能勤事者也並宜書之

萬年縣治記　吳昭

萬年新設縣也鄱陽餘干樂平貴溪四縣羈縻之地去縣遠政治踈故其俗尚頑頑則悍悍則治極而易亂正

德歲丁夘兵戈大作貽害五六年都憲陳公金任公漢
因議奏請作邑於萬年峯之右令縣治之𠅘名之曰萬
年以轄之示孫慈規久遠也羣醜惡既稔并縣治而焚
毁之朝廷再命王師臨之又叛者無復孑遺惟餘順化
者幾千而巳公私廬舍皆缺都憲俞公率守廵諸公來
相其地命叅政吳公廷舉綜理之於時披荆棘平高下
徒備之計財用之利錢穀之畫紀綱之設皆吳公之材
猷也功緒巳著而廣東布政之命下矣繼而兵備憲副

許公庭光來終其事修其舊增其所未及日有稽而月有就招還流民賑窮餓立里甲勸農勸商作興文教許公之功為多至於朝夕贊佐以成二公之事則饒之别駕莫君也料理之精密用度之撙節則縣署印丘君琴也若平道途若奠民居若均民間田業率民人以搬運瓦甓木石朝而督工焉暮而紀功焉以時而食工焉則縣簿吳君元著也雄規傑制炳然一新於時諸耆老始相謂曰縣令其成矣羣醜叛而招招而復叛吾民逃性

命弃走於他鄉每謂縣不可以再立無復田園墳墓之
望詎意有今日乎此實朝廷惠顧我民諸當道善承上
意我新縣官勤勞盡瘁之功也不遠千餘里遣人求記
於予予謂之曰我國家開基之初天下之縣凡一千一
百有六是後有所添設者皆以其姦民反側難制而齊
民無以安生故設官置吏以撫綏之今爾縣雖成爾民
弃亡流落之後財力亦甚疲矣自非居上者深仁厚澤
有以回其元氣良法美政有以立其生全而槩以凡民

視之甚者復肆其漁獵之擾則民困於亂政與困於亂兵同矣大非朝廷意也若夫城之基不可以不高池之水不可以不深文廟不可以不建許君自有成筴後君子必有能善紀其事者

興安新城記　畢竟容

上御極之三十有九載詔設興安縣析壤附民命官建學諸事事一如所司議明年春知縣陳君慶雲至士民和輯居數月閩廣盜起流刼吉贛建撫諸郡而𢿛縣之

無城者輙肆剽掠遠邇恐動是秋有粤兵戍於閩者撤還乃於道塗為亂窺犯玉山遂及永豐二縣官民廬舍焚蕩如赭輿人益大震懼大中丞胡公自浙來首入吾郡究永玉不戒之由慨焉憫興邑之新建亟圖所以保衛之計命郡貳王君時拱相度城址凡工役之費督理之勤則檄陳君專任之顧縣依高山山皆巖石峻其平壙增其卑臨東西緣岡阜南遵河壖修築如式迤北則全因故山不假封壘約工力之所就者六百五十丈有

奇而女牆垜口之類四面咸具各劵一門以出入仍架樓於其上郡守江公珍考厥成事經始於是歲之冬十二月而以次年秋九月訖工陳君介書於余曰賴公之靈民始有定志是城也誠繫於興甚重而裨於慶雲者至切也願徼惠一言以識不忘余辭不獲憶昔視草職方覽閱故籍凡更置郡若縣必吏於其土者詢謀惟審開陳其所便然後與之籌議疏請興生葉馨等走數千里稽首闕下其訴一方哀苦之狀若胥恃以有生者為

情雖廹猶必咨之撫按參之司府協之衆庶將舉而輟既寢而復者屢矣廹至成縣之日逾二十載外寇之患倉皇無備猝欲委而去之公之爲斯城也數月之勞耳拯二十年倒懸之危貽千百年磐石之安其功德何如也然興之得縣奚啻興人之情惟爾窰丁素多勇敢山川阻越當一郡𦡄臍之間徑路旁達閩歙前是之變屢爲中蠹頻生戒心今立其城矣專官而治依城而居萃焉知方將稱雄藩焉夫然後知得縣之可樂也陳君撫

茲新邑百務聿興戍城其最大者實宜有記若工費之
自出與有事茲役者則記乎碑陰

羊角水堡記　　　　　　　歐陽德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惠
閩廣之裔壤地參錯盤山藪盜時出沒剽劫而安遠會
昌間則羊角水為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襲長沙
營掠雩都信豐贛諸縣為擾以北則攻會昌城西犯吉
東侵撫建諸郡為擾故羊角水置堡屯戍卒隷會昌守

禦千戶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相為聲援蓋古
者遮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卒單弱盜來不能偵至不
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千餘家數遭毒虐守備官
棄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而堡益孤懸矣嘉靖癸
卯大中丞東厓虞公撫臨玆土既擒捕諸縣逋寇乃復
修長沙營使守備官部兵還居之次將議羊角水會居
民羣聚來訴願自出力築城為衛而官董其成公移書
兵備副使薛君甲薛君按行還言堡以衛民而僻枕山

隈與民居相去里許緩急非益譬以民委盜而為之資糧館舍者也如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為固藉卒為壯小警自可支猝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便擣其巢窟下之奮武遏其奔突盜至無所掠欲深入又狼顧恐吾請其後制勝之上也報公公可聞之撫按撫按稱善申勅所司并心一力敬須公晝乃使守備官謝勅贑推官林天駿度地計功未行而民操畚鍤板榦俟矣已而木工以尋引斧斤至石工以椎鑿至塼埴諸工亦各

以其器至採山伐谷陶澗之濵木石瓴甓自餘諸物不督咸集公出米於廩出金於府役給之稍工給之傭物給之直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城成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竒闢門三面公舘中居屹然巨鎮表裏𦵏脅盜不敢窺郡縣吏士申民之情來屬文紀事始予惟事弗豫無備弗因罔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語曰虎攫而奔主人修門言無及也斯民葢嘗傷於虎者智人覩未形況灼灼若是乎雖然弗專弗察弗斷弗果故

專者事之幹也國家置總憲行臺控江湖閩廣之交簡
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州官方民事無所
不得問者然而奉璽書行便宜曰兵機戎政張弛緩急
四省倚為安危其最要者也此八府二州各統於其省
之撫按官而撫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嘗畧以為兵機
戎政璽書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為提督
者或以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為撫按者亦以
其位之所臨無詳畧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權撓於

參差惟東厓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目日惟簡軍實
蒐卒伍申賞罰相機宜摘發姦慝落其牙距薙厥由蘖
四履日靖軍聲大振猶懼變生所忽纈纈以求若將不
暇乎其他故能智無遺慮炳幾灼情動罔弗時撫按諸
公亦惟忠於謀國不私有已凡公所畫或聞而弗議或
議而弗違若將拱手以仰其成故能乘時遘會不牽道
舍之謀嗟夫慮精於一荒於泛功隳於參敗於需獨此
城也乎哉是役也費不甚鉅而所關至重保障係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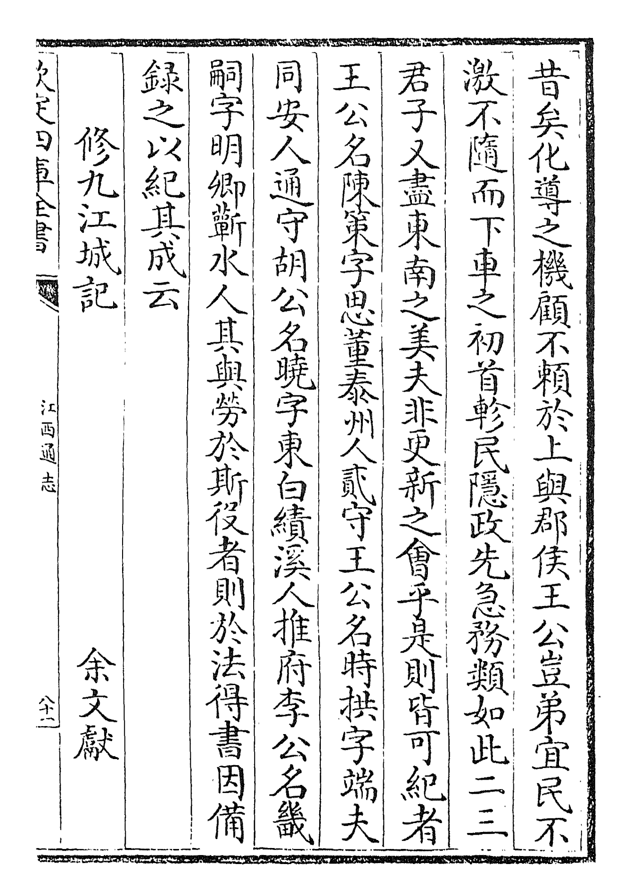
方而其道可施之天下故予樂頌其成以為理國者率是道而由之庶績可幾而凝非謂東厓之功為極乎此也

重建廣信府治廳事記　　葉鏜

信故為州為路入明始改為廣信府其府治則肇於洪武初太守王公範之鼎建嗣是則金公銑王公翰陳公廷璉相繼增新拓故規制大備嘉靖壬戌年適罹鬱攸之災雖兩廡吏廨僅存而前後廳事則皆燬明年郡侯

近山王公以水部正郎來莅郡事覩茲故址慨然興嗟曰茲政事之堂也雖時詘舉贏庸可緩乎乃謀之同寅僉以為然於是節縮浮費鳩材庀工伐木於山埴甓於野役民於隙不加賦不瘠肥民用不擾未幾而工事就緒經始於癸亥年八月落成於甲子年四月前堂後宇左庫右署煥然改觀矣乃謀礱石以紀歲月屬予志之會予以秩滿南還適觀厥成不敢以不文辭謹按信之為郡乃吳楚閩越之交實要區也其山川之奇特谿谷

之靚深秀實甲於諸郡北枕靈山南擁金屏東聯懷玉西引鵞湖而冰玉諸溪環滙停瀦如襟如帶昔人謂地上於饒俗美於廣良非虛語府治適當山水之中形勝為最往往莅兹土者率多元夫鉅人聲稱位望炳然於時其流芳於史冊膾炙於口碑者後先相望謂非山川之致士民之祐與予聞在昔民風儉樸勤生野人至有白首不識城市者而士大夫雅以清議為重至若侈靡嚚訟之風浮薄之習俗羣恥之稍為近古今則寖異於



昔矣化導之機顧不賴於上與郡侯王公豈弟宜民不激不隨而下車之初首軫民隱政先急務類如此二三君子又盡東南之美夫非更新之會乎是則皆可紀者王公名陳策字思董泰州人貳守王公名時拱字端夫同安人通守胡公名曉字東白績溪人推府李公名鐖嗣字明卿蘄水人其與勞於斯役者則於法得書因備録之以紀其成云

修九江城記　余文獻

大江之西表裏湖江饒廣東引吳越袁吉西距湖湘惟
九江綰轂其口左顧則扼湖以東制之右顧則扼江以
西制之形勢為江西重我高皇帝為百姓請命時用謀
臣計曰江州屬上游乃先取偽漢郡縣之洪武中始出
京卒置衛亦以輔翼京師不獨為江西樹扞蔽也暨武
廟朝專設憲臣駐其地意在先事經畧人重斯形勢無
不重云嘉靖癸丑嵗仁和抑亭陳公來鎮兹土乃首周
覽險要深念曰此要害不繫一隅者即具議諜諸當道

大畧謂倭蠻浙東時微眇耳率易之不深備彼毒蠻海
瀆諸郡殆遍頃殘孽奔徽寧突出蕪湖口深入之端見
矣賊窺長江則與我共險窺湖口則全省動搖九江安
得高枕哉宜增修城守以固民志時南直隷操江都御
史史公江西巡撫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髙公皆是公
議公乃檄前守張君指揮于君復熟計所費推官范永
守身督章程城周十二里舊五門無月城單露不可待
敵乃令各築之九江衛築文明門德安縣築磬石門德

化縣築湓浦門湖口縣築望京門彭澤縣築福星門始回亙有重險城西南崇二丈五尺長六百三丈有堞靳然人不能蟻附上工既乃濬各濠城東址因山下有老鸛塘濬之址阻大江江齧庾樓磯侵城址乃伐石以實其齧西南帶以甘棠湖湖水直洩易涸城既失險而風氣鬱疎民鮮積貯公令守戰船卒築老馬渡隄障之隄堅水瀦成巨浸可省千人守居民多負江城中奔曠且苦江汲公令曰民比相鑿井飲佗有願徙莾曠者官為

頓舍之民稍稱城守矣公先事經畧皆此類工始於乙卯歲八月兩閱歲而工就稽其費一千七百金有竒軍民役者以三千役工甫興時公以内艱去浙新城方公繼成之是後城髙池深形勢咸暢風氣完固四民和輯民思公慮始之勞不釋巳未歲公復莅江鄙江父老遮道迎公告曰今我民賴公幸而有城矣願公終始生我公曰精銳乘障之謂城公私積貯之謂城四隣必救之謂城吾爲若屬終圖之父老頓首曰幸甚是年倭掠閩

而城多陷民益德公云今守朱君曰藩同知汪佐通判
邵元推官楊徵屬獻代父老言勒石以示來者獻曰愚
睹於近事有扼腕者焉九江安慶比肩郡也往寧賊首
難時安慶則堅守挫敵九江顧以全郡生靈付之賊手
豈形勢異哉典封疆者先事與弗先事爾形勢得人重
明甚暨賊平以封疆之義繩九江與安慶以能守此論
已見者假令九江不即破賊恐扼其喉吭決不敢出南
昌敢踰九江而東乎此要害何等者當時賊踰九江鴟

張肆矣南都雖有泰山之安如遺一矢於城下亦爲策勝者羞乃一旦狼顧而竄不敢越安慶尺寸地豈非恐堅城制其後而奇衺之計遂沮是守也效髙皇帝重上游意當在戰功右顧人未見爾未見者功反大何也不暴甲而解散之也故善經時者惟先事伐謀使內憂不出外憂不入耳豈論暴甲與不暴甲哉語曰虎豹託幽狐兎辟易言勝於無形也公未見之功類此皆宜記

重修宜黄縣儒學記

羅汝芳

宜黄縣儒學舊在鳳山之陽嘉靖元年廼置令所雖視昔加壯然事出重遷工多簡畧庠舍久且就圮歲丙寅邑侯蘇溪俞君莅政之初首事德教廼捐俸修葺自文廟堂齋以及門廡煥然增觀數月工畢使狀求記且曰願有言以相朂也予閱狀得舊記二通一則南豐曽先生記初建於有宋一則一峯羅先生記重修於我明者也今君之功固於前修為有光不肖如余則安敢覥顔於二先生後邪然俞君之嘉惠後學意則未可虚請以

前名言為諸生申之夫謂先王聯學校羣師儒明章禮教共相循習其大要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焉南豐之稱述古先誠博觀槩舉而識其大者矣一峰則於邪辟之防利欲之肆獨加意焉又何其嚴切而篤實也哉夫性之在吾人一也親則知愛焉兄則知敬焉孩提顧咸能之至其長則或成德於聖賢之歸或惱淫於不肖之極相去不啻倍蓰者何哉學不學之故也然則學者率吾感應之常以端其好惡之分又察乎

彛倫之懿以明慎於出入之方則知先王禮訓之陳典常張設周至詳密非有益於所性也固將盡吾愛敬之良以同於聖賢之歸焉耳其所欲所好有甚於勢利之私萬萬者其時之所際或出或處皆將脫然蟬蛻於汙濁之表豈復有一毫可入於其中哉豈盡性之外又有他學哉是故必如斯而後二先生立言之旨為無負而俞君嘉惠後學之意亦為有成也惟諸生其共勗之俞君括蒼人名世美蘇溪其別號云

都昌縣城記

萬浩

江右諸水北滙鄱陽湖都昌倚山枕湖實全省要會之地而風濤洶洶每慮不測此城之建視他邑尤切焉自嘉靖以來屢議建築莫之克行越三十六年有令歐君益查奉上司會案增培窪隰凡八設置水關凡七城址既定隨即沮止再越歳中丞吉陽何公復檄郡守役方半各去徙靡常四十一年春霖久注頹圮過半秋八月今兵侍柏泉胡公駐車盱江控制閩廣而經營境土慮

周千里之外以都昌濱湖孤邑大不可無城移文督成
諄復不一大參王公育泉駐守南康涉濤冒雨數詣城
所面致勸諭有若家事郡守于公督率惟虔立為程限
邑令周君希韶受成秉度夙夜罔怠均下糧以經費分
里遞以領役未再月而工告成焉城計九百零五丈五
尺高二丈厚與高稱城樓六座兵馬廳五所窩館二十
共費白金若干兩父老樂觀之謀諸周令以記屬予予
謂兹城自江藩論之乃中流之砥障從外境望之為壯

門之鎖鑰頃聞其功甫畢而叛兵袁三之黨突至此寇

醲禍未能一旦滅之今也盼高堅而趨下流致我舟師

克成大捷邑得以安堵詎非茲城之功哉且閩廣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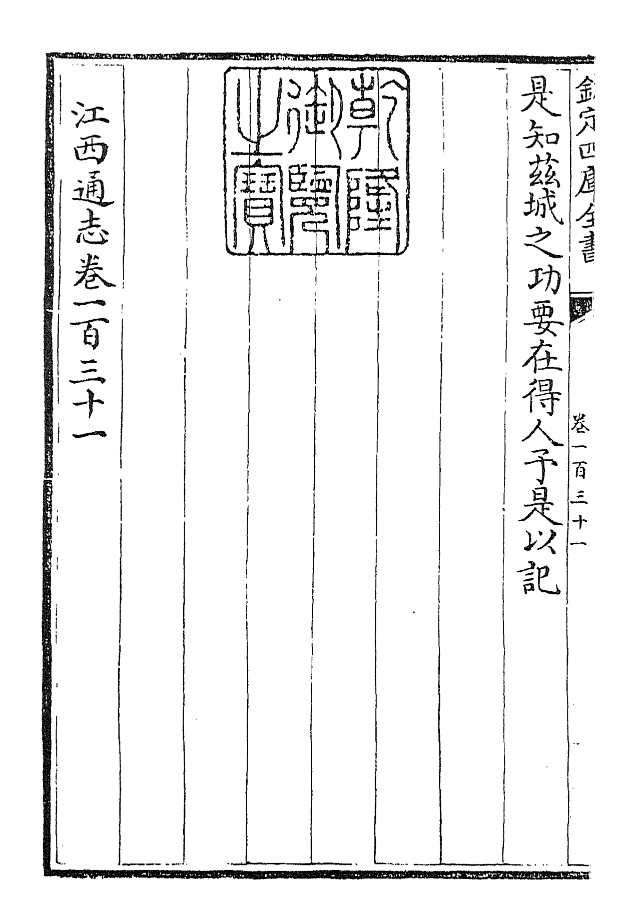
距此千里餘其軍門移文之催速與守道防禦之周悉

俱在數月前何其先事之弗爽奉行篤信之弗二耶抑

都昌之財力非能加於昔也何其曠代莫舉之功而今

日速成之若此耶噫嘻天下無難處之事無不可為之

時蓋惟俊傑在上則心同力協舉罔不勝其難者易矣



是知兹城之功要在得人予是以記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